

(香港)

劍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劍宗作品集

含香劍魔

上



魔劍奇俠系列之

前有“香帅”，后有“剑侯”，一前一后，交壁辉映。

剑侯如香帅一样，在江湖中正如日中天时突然隐退，激起了世人无限的渴慕和向往，不过十五年后……

名满江湖的剑侯花含香失踪了十五年后又重现江湖，他重出江湖的目的是替“日出烟花楼”赴“天府五煞星”的剑门关之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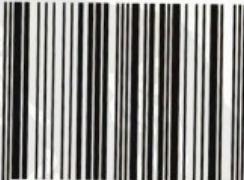
花含香仍如十五年前一样，疾恶如仇，有求必应，为一言之诺，杀身亡躯在所不惜，即使明知陷阱在前，也蹈之不顾……他的剑也如十五年前一样：剑不出鞘，出剑封喉……

剑门关一役，天府五煞星死了，他没有救出要救的人，却有两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一把是“鬼王”的唯一传人，白飞扬的刀，此刀惊泣鬼神，白飞扬活着的唯一目的是和花含香公平一战，这是花含香根本没有把握的一把刀！第二把是江湖是最神秘，最恐怖的“刀尊”的刀，这把刀也是花含香无法战胜的……花含香知道自己陷入了无限的深渊，但也激起了他胸中的正义，他决意要找到那个残酷的“刀尊”，揭开其中的奥秘……从这时起，凶险、死亡、奇遇、怪事在他身上发生了……

剑宗先生首次独家授权

★ 盗版必究 ★

ISBN 7-225-01479-5



9 787225 014791 >

ISBN7-225-01479-5/I · 243

(全三册) 定价：

盗版必究

劍宗

★魔劍奇俠系列之

含香劍魔

〔上冊〕

青海人民出版社

舍香劍魔
劍宗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同仁路10号)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24印张 300·千字

2001年3月第一版 2001年3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225-01479-5/I·243

定价：42.00元（全三册）

其人其书

99以来港台最受读者欢迎的武坛创作奇才——剑宗先生以多年时间聚李凉、柳残阳、陈青云、云中岳等各派手法呕心沥血而创出《乾坤论剑系列》，其中每部作品都是兼得新旧各派精髓的上乘之作。尤其是他再次推出《魔剑奇侠》系列之后，港澳台的武迷们顿掀起了一股狂潮。被誉为二十世纪港台间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武侠大师。

剑宗先生的作品中主角的描写，除大家都熟悉的活泼、机智，重情义，富有正义感，具冒险和挑战的精神外。还显果断，风流这二大特色。他们从小就面临悲惨与残酷的现实，经历过种种不可想象的磨难与不可思议的盖世奇缘，终成一代宗师。在闯荡江湖当中，以自身散发出的那种特有魅力，深受武森众美女垂青，冰与火的相隔，情与恨的缠绵，使书中故事离奇，情节跌宕，作品文笔如行云流水，情节构思周密，想象丰富，奇峰迭起，扣人心弦，令人爱不释手，其人其作不可不读，看过之后，使人定会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

内 容 简 介

前有“香帅”，后有“剑侯”，一前一后，双璧辉映。

剑侯如香帅一样，在江湖中正如日中天时突然退隐，激起了世人无限的渴慕和向往，不过十五年后……

名满江湖的剑侯花含香失踪了十五年后又重现江湖，他重出江湖的目的是替“日出烟花楼”赴“天府五煞星”的剑门关之约……

花含香仍如十五年前一样，疾恶如仇，有求必应，为一言之诺，杀身亡躯在所不惜，即便明知陷阱在前，也蹈之不顾……他的剑也如十五年前一样：剑不出鞘，出剑封喉……

剑门关一役，天府五煞星死了，他没有救出要救的人，却有两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一把是“鬼刀王”的唯一传人白飞扬的刀，此刀惊鬼泣神，白飞扬活着的唯一目的是跟花含香公平一战，这是花含香根本没有把握战胜的一把刀！第二把刀是江湖上最神秘最恐怖的“刀尊”的刀，这把刀，也是花含香无法战胜的……花含香知道自己陷入了可怕的深渊，但也激起了他胸中的正义，他决意要找到那个残酷的刀尊，揭开其中的奥秘……从这时起，凶险、死亡、奇遇、怪事在他身上接连发生了……

目 录

第一章	剑门关一役	(1)
第二章	桃花香榭	(41)
第三章	风雪之夜	(81)
第四章	剑盲	(118)
第五章	鬼手寒灯	(148)
第六章	香尘客栈	(187)
第七章	苦战	(219)
第八章	血字	(255)
第九章	刀尊	(289)
第十章	万寿峰	(322)
第十一章	受阻	(351)
第十二章	一夜风花一夜情	(382)
第十三章	百毒香筑	(415)
第十四章	鬼刀一现	(441)
第十五章	冤家路窄	(470)
第十六章	上官谷主	(502)
第十七章	毒谷风云	(535)
第十八章	生死一瞬间	(568)
第十九章	日出烟花楼	(601)
第二十章	谐曲未有终	(633)

第一章 剑门关一役

剑门山如一具婆娑的裸女侧身嘉陵江畔。

连山绝险，巨石嶙峋。

山崖断处，壁峙如门，这就是剑门关。

此时正值大寒之日，西风劲吹，刮得山道上尘沙与黄叶齐舞。飞岩峭壁，剑阁横空，岩上“剑门关”三个字，写得苍劲有力，铁划银钩，不知何方高手所为。寒风呼啸，仿佛剑门山横笛自吹。

就在呼啸的朔风里，有人在山道旁的一块青石板上一字摆好了五个空碗，然后从腰间摘下酒囊。酒囊里的酒刚好盛满五个空碗。

酒囊已空。

酒香顿时被劲风刮走。

他把酒囊丢掉，然后转身，面对狂风站立。

这时候才看清楚，他是一位中年剑客，他的脸神坚毅而又透着冷漠，脸上没有丝毫表情，犹如用刀子在岩石上刻出来似的。

他的身材不是很魁梧，但是，他这一站，迎面而来的风沙黄叶便被他挡住了。风又大又冷，沙子击打着他的身体和脸庞，却没有一粒沙一片叶落到他身后的酒碗里。

他是谁？为什么要在此恶劣寒冷的荒岭上设酒？这五碗酒是给谁喝的？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酒绝不是给他自己喝的。如果他要喝酒，完全可以找一个简陋的客栈一醉方休，或者在马车里喝得不省人事。那么，这酒究竟是给谁喝的？是朋友？还是敌人？

风依旧很大。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他在等。

此乃入蜀要道，可是在这年关将至的大寒之日，山道上杳无人迹。

当然，他要等的人没有出现。但他相信他要等的人很快就会出现。他迎风而立，酒在他身后。忽然，他闻到了一股酒香。酒香醉人。他知道，他要等的人终于到了。

但他仍旧没有动。他的眉头微微一皱，犀利的目光如刀片似的，比寒风更冷。

其实，他早就听到了他们的脚步声。他只是奇怪，以他们的轻功，原是片刻间就能赶到这里，为何却花了这么多功夫？他是在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之后才开始倒酒的，他原以为，要将酒囊里的酒倒完也有些困难，没想到，他竟等了他们半个小时。

闻到酒香，他不由心中一紧，仿佛背心已被五柄刀尖抵住。

他忽然明白他们走这么慢的原因——他们肯定是担心他另有帮手埋伏，由此在方圆里许作了搜索，确信没有其他高手，他们这才现身。这真是一群狡猾的“野兽”！

他明白，他的对手野兽一样狡猾，却比野兽更凶残，更贪婪！他更明白，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使任何江湖高手一命呜呼！

他们便是令人丧胆的“天府五煞星”！

对手就在身后，可他还是没有转身。天府五煞星也只能看见他的后背。风更大……他闭上双眼，冷漠的脸神罩着严霜。他的内心忽然升起一股杀人的欲望。不过，欲火很快熄灭了，他冷冷地说了一句：

“你们都来了。”

没等他们说什么，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为你们每人准备了一碗酒，算是你们临死前的饯行。”

他的话再明白不过，他要杀他们。从他的话语中可以感觉出，他已经下了决心，而且把握十足。原来这五碗酒是给天府五煞星喝的！

天府五煞星大声发笑——

他们在江湖上横行了十五年，从没有人能伤及他们的一根小指头。他们的刀锋由于杀了太多的人而变得更加锋利，他们向来所向无敌，没有谁敢直撄其锋，就是江湖中的名门大派，也从不敢小觑他们，这个人居然口出狂言要杀他们，怎不令他们感到有趣？

然而，他们在开口大笑的一瞬间，又马上噤声了——

他们默默地盯着那人腰上的剑鞘，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剑鞘，或许是长时间没有用手握它的缘故，剑鞘显得很旧，没有丝毫光泽，就像一截被掏空了的枯树枝，再也经不起青锋的凌厉一拔！

可正是这普普通通的剑鞘，令天府五煞星的狂笑变成了寂静。因为这是江湖传说中最神奇的花剑侯的剑鞘！

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寒风呼啸。

他们仿佛也是猛然间才发觉，他们面对的不是一般

的高手，他们的这个对手，已经十五年没有杀过人，所以，他们至今还没有看到过这个人杀人的手段。

十五年没有杀人，并不等于不会杀人。

相反，这个人杀人的手法很干脆，江湖传言，他的剑要么不出鞘，出鞘就封喉，绝不拖泥带水。

他的剑下至今没有一个生还者。面对这样的一个剑客，天府五煞星无论如何笑不起来。但他们并不恐惧：他们之所以杀人无数还能好好活着，并不是说他们的武功修为已经到了天下无敌的地步，而是他们拥有一项令人惊异的天才——

无论对手的武功多高，只要一出招，他们就能看出对手招式里的破绽。凭借这独步天下的禀赋，每次决战，他们都有惊无险，自己活着，而对手死去。

今天，他们面对的是名满江湖的“剑不出鞘，出鞘封喉”的剑侯花含香，他们还能如愿吗？

呼啸的朔风忽然停歇了。天地一片沉寂。

空气凝固。

杀气弥漫。

酒香依旧醉人。

天府五煞星的刀也还在鞘中，他们的五指间已扣满暗器。如果他们的暗器射出，天下很少有人能躲得开。就算有人能躲得开他们的暗器，那么，紧随而至的五刀合击的那一招“阴风血雨”，对手无论如何逃不掉。

“刀风起，血雨飞溅”，这是天府五煞星绝对有效的杀人规则。

他们没有喝酒，也没有拔刀，而是问：“刀谱带来了吗？”

花含香说：“没有。”

天府五煞星中的“鬼煞星”卜天算尖声道：“为什么不来带?”

花含香静静道：“惊魂刀谱乃是山家的祖传神技，怎能落在你们手上。”

天府五煞星声音立变：“没有刀谱，你也敢来！”

花含香叹了口气，手指剑门关左侧壁立的一面岩石，淡然道：“你们看那是什么字？”那是西晋文学家张孟阳《剑阁铭》中的八个字：兴实在德，险亦难恃。只听花含香接着说道：“山家的惊魂刀法确是天下一绝，可是你们想以此做到天下不败，乃是痴心妄想。”

“天煞星”卜灵栖冷声道：“花剑侯，废话少说，刀谱究竟有没有带来？”

花含香背对着他们，但他的话却像尖针一样刺痛着天府五煞星：“我虽然十五年没有踏足江湖，可我知道你们这十五年所做的每一件事，你们凭借天生的稟异为非作歹，以卑鄙的手段逼迫别人交出祖传的武功秘笈，还不守诺言，既得秘笈又杀人质，你们树敌太多，担心自己会横尸荒野，所以想掠取山家的惊魂刀谱，以此自保，可你们错了，刀谱根本救不了你们的命……”

“住嘴！”

“地煞星”卜摇吼道：“花含香，既然你替烟花楼来赴约，就该带刀谱来，不然，你就替山清欢收尸吧。”

“我要的是人。”

花含香缓缓道：“你们知道，我已经十五年没有杀人，我不想杀人……”

“哈哈哈！哈哈哈！”

天府五煞星忽然又同时笑了起来。这回，他们没有立即止住笑，而是肆无忌惮地足足笑了两分钟，才听见一个生涩的声音说道：“花侯爷，我看你是糊涂了。”

说话的是“魔煞星”卜飘。

花含香一字一字地：“我清醒得很，你们送信的人是小寒那一天到的日出烟花楼，今天是大寒，刚好十五天，而这里正是你们约定的剑门关。”

天府五煞星笑得更厉害了。

但杀气更浓。

天空仿佛在结冰！

花含香忽然闻到一种奇怪的味道，犹如野兽身上的咸涩，又似狐狸的骚气，这两种异味与碗里的酒香一混合，竟变成了淡淡的清香！

这是一种比梅花还要淡的清香——

在此荒山野岭，哪来梅花的清香？

花含香微吃一惊，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花含香的喷嚏刚打完，天府五煞星的狂笑声戛然而止，“人煞星”卜连心阴阳说道：“花侯爷，你现在明白我们这么久才到剑门关的原因了吧？”

“魔煞星”卜飘马上叹声接道：

“可惜现在明白已经太晚，淬花冰毒奇毒无比，花侯爷只能葬身剑门关了。”

花含香的心往下沉。此时寒风已止，可他的整个躯体变得冰冷。他们说得没错，他已经中毒，他的小指“少冲穴”似被尖针刺了一下。他第一次听见“淬花冰毒”四个字，他不知道中了淬花冰毒会变成怎样，但他刚才无缘无故打喷嚏，鼻孔里似有一条多脚毛虫在蠕动，这肯定是指

了淬花冰毒的缘故。他一直在怀疑刀法绝顶的山清欢怎会落入天府五煞星之手，现在他相信了，看来，天府五煞星比他想象的要厉害得多。

他甚至有些后悔，后悔自己太轻视对手，他早就应该想到，天府五煞星之所以走得这么慢，绝不是害怕他埋有帮手，像他们这种人，根本不在乎对手是谁。那么，他们走这么慢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在寻找和制造杀机！

花含香心念如电，想道：“天府五煞星对剑门关的一切了如指掌，包括大寒之日这里的风力变化情况……”

应该说，花含香对天府五煞星的底细还是有所了解的，他知道他们的暗器和刀很厉害，但他知道他们的毒更厉害，他们的用毒方法甚至比五毒门还要高超，令人防不胜防。花含香这一生经历过的战役不下百次，各式各样的用毒方法他都见识过，为提防天府五煞星的毒，他甚至考虑过对手可能会把毒藏在自己的嘴里……把致人死地的毒藏在嘴里，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花府以前的师爷就曾告诉过他，世上有些东西含在嘴里没毒，而一旦随着气息呼出来，就会变得奇毒无比。

他来剑门关之前，把应该想到的和可能出现的情形都作了设想，当他来到剑门关，他才疑虑顿消，因为剑门关朔风怒号，只要他迎风而立，只要那几碗酒（这是他十五年前养成的习惯，他总是给那些与他决斗的人准备一碗酒，不管对手喝不喝）摆在他身后，那天府五煞星便无用“毒”之地！

然而他还是算漏了一点：剑门关的怒风会突然停止。

天府五煞星的毒果然在嘴里，他们呼出来的气息也没有毒，但是这些气息与酒香混合则会变成剧毒……他

们早已算准剑门关的风什么时候会停，因此才走得这么慢！

花含香已经输了一着，他已经中毒——

他的“少冲穴”突突直跳，而且又连打了两个喷嚏。

“鬼煞星”卜天算桀桀道：“花侯爷，你能死在天府五煞星的手上，也不枉此生了。”

花含香冷冷道：“现在就说这话，未免太早了吧。”

“魔煞星”卜飘笑道：“都说花剑侯剑不出鞘，出剑封喉，你何不拔剑杀了我们！”

花含香道：“人呢？”

“人？你是说日出烟花楼的楼主山清欢吗？”

卜连心大笑道：“你没带刀谱，怎能见到他！”

“我没带刀谱，却带了另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剑法。”

“花家剑法？”

“对，出鞘封喉的剑法。”

花含香道：“只要你们放了山清欢，我就将花家剑法奉上。”

“哈哈哈……花侯爷，你已经中了淬花冰毒，淬花冰毒的解药很难提炼的，我们已剩下不多，如果你想活命，只有拿花家的剑谱来交换，至于山清欢，除了惊魂刀谱，任何东西都不行！”卜飘声音一变，森森道：“凡是中了淬花冰毒的人，最多只能活半个月，你还是为自己考虑考虑吧。”

花含香冷笑道：“我看你们是太贪心了，要知道，贪心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

卜天算道：“花侯爷，天府五煞星贪心也贪了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好下场不需你操心，剑谱呢？”

“剑谱在剑里，不知你们有没有能耐拿。”

花含香声音冷如寒冰：“在我拔剑出鞘之前，你们还有机会改变主意。”

卜天算吼道：“花含香，死到临头，还这么狂！”

卜灵栖叫道：“花含香，就让我先来领教领教花家的剑法，看是否真如传说的一样厉害！”

花含香仍旧背对着他们，淡淡道：“好，那你出刀吧，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卜灵栖的双目立时变得死气沉沉。

但他并没有拔刀，也没有射出手上的暗器，而是弯腰拿起一碗酒，一饮而尽！花含香虽然背对他们，但背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他没想到卜灵栖出刀之前会先喝一碗酒，正惊讶，只听“砰”的一声，卜灵栖已将那只空碗重重地摔在青石上——

碗碎成无数片。

碎片如刀，呼啸生风。

与此同时，卜灵栖手中的暗器已然射出，寒芒点点，直奔花含香后脑！

暗器无声，凌厉骇人。

更要命的是碗的碎片，由于贯注了卜灵栖的内力，每一块碎片，都是一件致命的武器！

卜灵栖的意图很明显，他要引花含香出招，然后以他们神奇的天赋看出花含香剑招中的破绽，五刀齐出，将花含香斩于“阴风血雨”之下！

在这样的情形下，花含香想不出招已经不可能了！

于是，花含香的手动了。

在卜灵栖的暗器和碎碗片就要将花含香射成马蜂窝时，花含香的剑出鞘——

剑光如虹。

剑势如风。

绚烂。

飘忽。

剑锋从鞘中闪现，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然后又消失于鞘中，迅逾闪电！

一柄平平常常的剑，一到花含香手里，就拥有了无与伦比的神奇力量！

卜灵栖只觉得寒光一闪，攻向花含香的暗器和刀一样的碎碗片顿时消失，不知去向。他的右手刚刚握住刀柄，他想抽刀朝花含香剑招中的破绽直劈进去！

然而，他却不知道花含香刚才这一剑的破绽在哪里！

花含香的剑实在太快，快得不可思议。

卜灵栖还来不及抽刀，花含香的剑已经入鞘。

剑在鞘中，仿佛没有出鞘。

剑风从卜灵栖的咽喉处掠过。

他在心里赞道：

“好快的剑！”

同时又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花侯爷的剑已经出鞘，可他未能杀我，我终于打破了花侯爷‘出剑封喉’的神话……”

卜灵栖正要狂笑，正想大声喊叫：“花含香，你再出招，我定会找到你的破绽！”可他一阵恶心，闻到了一股血腥味。他扭头，望着旁边的四位兄弟，脸神惊疑，仿佛在